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綺樓重夢
第四十二回 四女將出徵東粵 五學士被黜西清

小鈺忙和碧、藹二人同到瀟湘館來，恰好纈玖、淑貞都在那裡陪舜華閒談。三人把這出兵的事請教舜華，舜華還未答話，纈玖道：「很好，我也願去。」淑貞道：「我無尺寸功勞，蒙恩襲封侯爵，雖則不諳武事，那職掌箋奏，參贊機宜，也還勉強做得來的，願跟了三位姐姐同去報效。」舜華道：「莫忙，兵凶戰危，不是當耍的。須得煩傳燈師人定查個吉凶，再做計議。」小鈺說：「很是的。」就忙忙同到西庵來找傳燈，性空迎著道：「我家師父坐在二殿佛前蒲團上，出神入定，失迎各位了。」六人只得走到東庵，和明心閒談喝茶，停了好久，傳燈笑嘻嘻走進來說：「恭喜四位姑娘，驛馬動了，此去包管馬到功成，並無阻礙。」四人暗暗想：「他果有前知，怎麼並未告知，預先就知道了？」舜華又煩明心求了一籤，也是大吉。小鈺就別了尼庵，同回怡紅。寫個保奏折子。碧、藹、纈、淑聯名具了一折，要請出師剿寇。即日進朝呈奏。聖顏大喜，准了奏。立敕禮、工二部鑄造平粵大將軍左右副將軍並參贊大臣金印四顆，又命制備帳房軍械等物。問：「要撥兵多少？」

小鈺道：「京師離廣東很遠，兵多了，一路不免騷擾。只選一千精兵，百員良將。待到了福建，挑選漳泉勁旅一萬名，也就夠了。」皇上准奏，敕各該衙門遵奉速辦。一面命他五個人進宮朝見皇后，皇后十分優禮，說：「你們閨門秀質，志切效公，實實忠勇可嘉。專待奏捷凱旋，我當出城郊勞。」就賞他們許多珍寶錦緞，又領了宴。辭謝回園。

纈玖發個議論，說：「咱們通是女孩兒，別把那真面目見人，須做起個護臉兒來帶上，才裝得威猛可畏。」淑貞拍手道：

「極是，極是。我是行軍司馬，算是文官，只用個濃眉大眼，眼上嵌兩塊水晶，三絡長鬚的粉白方臉。」碧簫說：「我三個將軍都用金臉。」藹如說：「同是金臉，也要有些分別。姐姐用紅須，我用綠須，纈妹妹用藍須。通是三隻眼睛，帶的紫金襖頭，上插雉雞毛，身穿繡金軟甲。」淑貞說：「我帶烏紗帽，穿紫蟒袍。」小鈺說：「又得去找四匹仙馬來才好。」纈玖說：

「不用找，我帶來的倭馬很使得，身量雖小，力量卻大，登山涉水，十分便捷。」各人挑選了二十名宮女，二十名太監。

怡紅院有那好事的丫頭求著要同去，小鈺就挑了二十名，共湊成一百名之數。這些女孩子們更是愛玩得很的，製造怪形護臉，青紅黃黑紫綠無般不有。也有裝著十多隻眼睛，晶光閃閃；還有裝成牛頭馬面、小鬼夜叉的，身上衣衫也是奇奇怪怪。在花園裡操演起來，竟是一隊神兵的模樣。小鈺又制幾面小旗，畫上退炮符，要選個健女人做開路先鋒。纈玖就派了個倭宮女，名叫阿蠻兒，專掌退炮靈旗，充做先鋒；派了瓊枝、金荃做內巡捕官，專管傳令稟事；又派兩名太監，做外巡捕，一是姓戰名勝，一是姓成名功。取他的姓名吉利，做個采頭。

慢講園中匆忙趕辦一切。且說各部應辦事宜也一一備齊。

欽天監選了八月初三日，出師大吉。闔城文武，遵旨在一百里內，逐段分班候送。又奉皇后懿旨，親到城外皇華亭餞送，又欽賜上駟院名馬五百匹，以備軍前應用。封碧簫大將軍，藹如左將軍，纈玖右將軍，淑貞為參贊。又專遣戶部侍郎，帶十員司官料理糧餉。到了這日，辭朝出師去了。此番的威儀光景，雖不比徵儋鄭重，卻也相差不遠。至於府裡餞行送別的事，不必細說。

且喜三位將軍號令嚴肅，一路上秋毫無犯，人人見了，都說：「賈王府裡的神兵如今不從天上來，竟從地下去了。」這事且擱開慢講。

單說園中去了多人，覺得冷落了許多，小鈺閒著無事，上了一本，說：文事武備，國家要務，近來有名無實，須要整頓一番。方冀有起色。皇上准奏，就派了十位皇子，分巡各省，查閱行伍，據實奏聞。又派小鈺做大總裁考試翰林科道，因朝中難於關防，命在賈王府裡封門考較，就派賈蘭為監臨官，防閒弊竇。

賈蘭這日按名給卷，在西邊大廳上安了椅桌，三重門通嚴嚴封鎖，各門派親信家人把守。小鈺向舜華商量，要請他和優曇、曼殊做房考官，三人都應允了。至期，皇上親自命題，交小鈺帶回開發。第一題是賦得耳下於淵，五言十二韻，得揚字；第二題是韋火斂賦以漢書律曆志為韻；第三題是潔宮開門論；第四是擬王仲宣公燕詩即次原韻；未後策問一道，問後漢中興二十八將，論者謂為上應二十八宿，然歟？否歟？其中何將上應何宿？可悉數歟？諸人之事功品望孰優？孰劣？所封何秩？

食邑若干戶？一一爾見縷陳之。永平中，圖二十八將於南宮雲台，此外附者幾人？能備詳其姓名、官爵、政績否？發了這五道題目，賈蘭兄弟二人專專坐在上面，不許各人說話，禁止交頭接耳。眾人中，也有得了題振筆直書的，也有反覆沉吟的，還有愁眉蹙額似乎不解題目的。小鈺只催快些趕著做。奉旨不准給燭的。到了日落西山，紛紛繳卷。剩下六個人，實在不能完卷，蘭哥說：「文思有遲速不同，且分給一枝小燈燭罷。」

給燭後，又繳了四卷，漸漸街頭下梆子了。兩個人還在那裡挖補錯字。小鈺笑道：「大長的日子，鬧到這時候，又不當心謄寫。打了許多補子，怎樣進呈呢？」二人只叫：「求王爺開恩，立刻就完了。」又延挨了一會，才得繳全。蘭哥分做三封：

一封只寫個「共幾卷」畫個押；一封四個卷子，上寫「給燭」

二字；一封兩卷，寫個「超更後繳」。

小鈺收了卷，親送到徵瑞軒來。舜華也在那裡，瞧了一瞧，說道：「共只一百幾十本卷子，只消半夜工夫就明白了，明兒送請總裁定奪罷。」小鈺道：「有煩，有煩。其中兩卷就像煉《三都賦》的一般，不知怎樣倒要細瞧瞧的。」說罷就回怡紅院去了。舜、優、曼三人燈下逐細核閱，遇有錯處，都用黃簽標出。看完了送舜華通瞧了一遍，才分個等第。舜華就在徵瑞軒過了宿。

次早，三人同到怡紅交給小鈺，小鈺問：「瞧得何如？可有佳卷麼？」舜華笑道：「揚子目上於天，耳下於淵，不過言耳目聰察之極。皇上怕眾臣記不真，特限個揚字韻，誰知竟有記不得的，說成了把耳朵浸在水裡，豈不荒唐？」曼殊笑道：

「我贈他個易卦爻辭罷：濡其耳，攸祉，利改外官。」舜華又道：「《漢書·律曆志》云：未央，米佳韋火也。物米佳韋火斂乃成熟。注『米佳韋火』字子由反。聖上就把書名限韻，也是提醒各人的意思。至於論題，出在《管子》，注云：宮，心之宅也。門，調口也。如今試卷裡竟有做成灑掃庭戶的話頭，越發可笑。」

優曇道：「擬古詩多有錯韻，有一卷竟次了曹子建的公燕詩韻。」

曼殊道：「我瞧一卷卻次劉公幹的公燕詩韻。」舜華道：「這還是記錯了，更一自出心裁，用了一先韻的呢。那策問官爵封邑舛錯很多。有個卷子把鄧仲華封了舞陽侯，又有一卷封耿伯昭做了膠東侯，更有一卷好笑，說耿弇封好列侯，食二縣，是不錯的了。底下以列侯奉朝請，他卻發了糊塗，寫個加列侯奉朝！」小鈺笑道：「這必是光武開了當舖，才去請了這許多徽州朝奉呢。」

優曇道：「賈君文封膠東侯，食六縣，以列侯加位特進。我見一卷，偏說賈復特進膠東侯，難道傳論說的：所加特進朝請而已。這句都不記得的？」舜華說：「後漢各人列傳，或者沒有全讀，這范蔚宗總論明說其外又有主常、李通、竇融、卓放，共三十二人，故依本第繫之，他們竟有不記得的，還不出這四個人來。」舜華說：「我如今先檢五題通沒舛錯的，共只十四卷，列為一等。以下就不能完善，檢那錯來尚有可原的，共二十六卷，列為二等。其餘七參八差的，只好屈做了三等。」

給燭的四卷，內有一卷文理還通順，錯得有限，便附在三等。

臨了兒，其餘三卷屈居四等。定更繳的兩卷，實在荒唐，詩賦題全講解不來，連二十八將的姓名都記不全，倒補了十多個補丁，看來要委屈他做老五了。」小鈺笑道：「這原是我的虐政，害他們嘔心出血，苦了一天。他們三位閱過，自然是不錯的。」

我再過一過眼，就好送繳聖上了。」三人去後，小鈺又逐細看了一遍。其中舜華標的簽約有一半，優、曼二人共標一半，都是還明出處，極其精細。小鈺心裡暗想：「舜妹妹實在心靈手敏，一目十行。肚裡的書卷也十分富有。我自愧不如他呢。」

第二天，親覽了呈繳入宮。皇上又細細瞧了三日，才照著擬定等第發了榜。即日各堂官帶領引見，小鈺也進朝面聖，聖上很誇

他看得精細，標籤指出錯處，俱極明爽。「將來就派你做掌院罷。」小鈺謙謝了一番，賜坐在旁邊錦墊上。各官站齊在殿外。皇上降旨道：「朕誠恐你們學問荒疏，記憶不清，所以出的題目通是眼前常見的子史，如何還有做錯誤的？現在賈王逐細標明，你們瞧了也該自愧。往後須加意讀書，才稱得個清秘儒臣呢。」說罷，逐一引見，就傳旨：考居一等的，遇有應升缺出，挨次升補；第二等的，俱加一級；三等照舊供職；四等三名，兩個改了部，一個外放知縣；五等的從寬，交吏部照原科分歸班銓選知縣。引見即畢，小鈺辭出回家。

到了八月中秋，先到上房賀過節。晚間就去請了太太、奶奶們並少奶奶來園裡，同姐妹們往月廊賞月喝酒。坐成一更時候才散席。回到怡紅院，正想要睡覺，忽見玉卿獨自一人走進房來，笑吟吟的道：「二爺這樣愛睡，可惜了一輪皓月，不多多賞玩一回？」小鈺道：「在月廊已瞧夠了。姐姐想是步月而來，可謂清興。」玉卿就捱著小鈺身旁坐下，問道：「二爺一向想是持齋吃素，所以少會得很。今晚天上月圓，人間也該開開葷了。」小鈺會意，笑道：「月雖圓，嫦娥是依舊獨處的。」玉卿搖搖頭道：「未必呢，那裡都像你這樣貞節的？」

小鈺酒後，聽了這話，有些情動，便抱住他啣了個嘴，說道：

「今晚咱們也圓一圓罷。」玉卿笑著點頭道：「使得，悉依台命。」小鈺道：「姐姐，你知道麼？睢口決了，不能合龍，運河水勢比前更大。那回南的話，只好緩商，咱們正得盤桓多時哩。」玉卿聽了歡喜，便同上炕去圓將起來，久別乍逢，兩情眷戀，直鬧到四更才罷。次日睡到晌午起來，同吃了飯。玉卿自回凌波坨去。

看看到了重陽將近，小鈺見蘭哥走來，說：「今兒廣東軍前有捷音回朝，說：『交戰大勝，殺了許多賊匪，省城已經解圍。乘勝收復了肇慶，現在進剿羅定，大約指日可以平靖獻俘。』

折尾四人聯名保舉原任提督馬龍，傷未全愈，情願隨營效用，十分出力，請加恩賞給都司銜，再視後效。」皇上硃批，著賞給游擊御，在軍前效力。如果始終奮勉，再行題奏，另降諭旨。

又傳旨把何閣學的原官開復。」小鈺聽了，心裡歡喜，忙到留香居來報給友紅，替他道喜。友紅感激不盡，說道：「四位姐妹推二爺的愛，才有此奏。皇上格外天恩，也無非瞧著二爺面上。受了這樣厚恩，怎得圖報？」小鈺笑道：「姐姐，這些圖報的空談，我耳朵裡聽陳了，不必謊我。如若果有真心，只消把端陽那日澡盆裡浸的兩枝白玉，中間界著的一條紅線，再賞給我細細瞧個明白，就是莫大恩典，何必說那些空感激的話呢！」